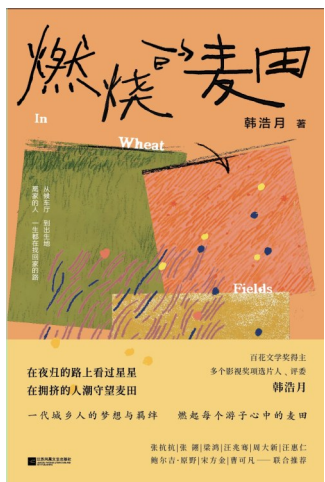


## 读本好书

# 麦田深，深几许

## ——读韩浩月散文集《燃烧的麦田》



## ■刘敬

“韩浩月这部散文集可以说是书写自己内心的‘双城记’，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维度表现了一位内心细腻敏感的当代中年知识分子的心灵画像。”著名作家张抗抗对散文集《燃烧的麦田》的由衷荐言，可谓一语中的。此书是著名文化评论人、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家韩浩月继“故乡三部曲”（《错认他乡》《世间的陀螺》《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之后在散文领域

推出的又一部力作。

故乡的麦田，是乡亲们祖祖辈辈的精神图腾。从苗儿青青，到金穗沉沉，那一望无际的麦田裹挟着一代又一代乡亲的悲欢啼怨、喜怒哀惧，日里夜里，于广袤的田野汹涌澎湃，于单一的梦境颌首低眉，复以铺天盖地的尖锐之芒，默然无声地刺穿了青春的“韩浩月们”的心灵之翼。于是，动摇、挣扎、裂变，最后，孤注一掷，抬脚向远方——那儿，有着乡村与麦田无可比拟的繁华、绮丽与热闹；那儿，高楼林立耸苍穹，霓虹炫目幻亦真，蒸腾着、散溢着、漫卷着几乎让每一个麦田人都无法自持更无力抗拒的千种风情，万般诱惑——没错，那儿，就是城市。从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到一个时时回望麦田的“城市人”，其间的困顿与惶惑、犹豫与执著、尝试与追寻，其间的清醒与迷醉、洞察与深思、残酷与诗意，都在韩浩月从容细腻、力透纸背的笔触里“昨日重现”，令同样是麦田走出的读者，如我，一次次在心田深处燃起了熊熊烈火，耳边亦同时响起了故乡深情悠长的呼唤……

全书分为“陌生之地”与“带你回故乡”两辑。“陌生之地”里的多数篇章，写作背景多

为一线城市。作者以资深时评人、影评家的身份，以一个冷静观察者的立场，匠心独运地通过对个体生活真实、客观的描摹，来巧妙传达出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即那些在城市打拼多年，甚至数十年，纵携妻将子成功落户，车房皆备，但生命的根系仍遥遥地连缀着麦田与故乡者，他们与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间，有着怎样的或紧张或疏离的关系。而“带你回故乡”一辑，纸页间弥散的多是离故土麦田并不算太远的小县城独有的气息，一个个小人物喜乐烦忧的背后，是对大时代变迁的精微彰显。作者通过对“一名返乡者时刻处于变化中的心态剖析，以立体、流动、感性的笔触，忠实记录一代人永远的‘漂泊者’姿态”。毋庸置疑的是，大城市也好，县城也好，每一条道路，都通往故乡的麦田。

“从候车室，到出生地，离家的人，一生都在寻找回家的路。”既是农村人，又是城里人，双重身份竟可以在岁月风雨中互为镜像。只是，乡村记忆不泯，城市规则塑人——在城市厚重、坚硬又冷漠的“屋檐”之下，明智的选择无疑是低下倔强的头颅来，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就像作者曾生活的“宇宙

小镇”，并非是在世界边缘，从大城市前往也就“一脚油门的事儿”，但小镇就是小镇，不管其名号有多么“响亮”。然而，热情的太阳从不势利，那万丈光芒同样会照彻小镇，照亮小镇人的心坎，以致他们会坚信，在尘埃里看星星、看月亮，或会更明亮，也更难忘。那些日常混迹于小镇的导演、编剧、记者、诗人、画家、自由撰稿人等等，虽同为异乡人，命运常起伏，生活多波折，但，跌倒就爬起，梦想不曾灭，正如作者所说的：“不管怎样，烧过的麦田在第二年依旧浩浩荡荡，总是可以那么轻易地让大地的伤口愈合。”甚而，也有酒来也有诗，赏花赏云赏美人，竟至于恍惚间陡生“他乡是故乡”的错觉。不过，大家皆知肚明，错觉毕竟是错觉，当不了真，终有一天，你会离开，我会离开，他也会离开……

作家的语言简洁朴素、干净纯粹，在形象与节制中，又难拂悲悯，暗蕴哲思。或是故乡渺邈，归思难收，作家于有意无意间“忘却”了自己的时评人与影评人身份，尽管那漫天掩地的银针般尖锐无比的麦芒们，没日没夜地戳扎着他的内心，但他不愿“以牙还牙”，反是把这种无形的痛苦与折磨，以冷

静温情的抒写“上升为一种美学情感”——“四十多年了，这个村庄，这条路，像是根本没有变过。虽然我变了，且变化很多，但是每一次走在这条小路上，我都会被打出原形，那是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他心怀苦楚，对着清冷的天空发誓，一定要走出这个地方，再也不要回来……”（《羁人与原乡》）事实上呢，源于麦田和故乡的每一点风吹草动，都固执地牵系着“我”异常敏感的神经，还乡常常成了不二选择；“我”向往陌生之地“带给我的丰富和旷远”，但逝者如斯，人到中年，不得不暗叹“那些属于年轻人才拥有的青涩、孤独、逃避等构成的陌生之地，已经在我心灵的田野中彻底地荒芜”（《陌生之地》）；那半夜打电话约“我”喝酒谈剧本写作的武大树，那喝多了与“我”抱头痛哭复又互相臭骂的武大树，竟是一面真实到不能再真实的镜子，时时照见了“我”的孤独（《孤独的人》）……

此外，颇值一提的是，书中穿插了20余幅画作，星空、麦田、小镇、山野……皆精选自梵高的作品，或静谧，或温暖，或恬淡，或壮阔……与文章内容相得益彰，每每让人眼前一亮，心灵在瞬间得以抚慰。

# 以记录梳理生活 以讲述关怀他人

## ——读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 ■赵昱华

《我的母亲做保洁》一书，是非虚构写作者张小满对她母亲春香在深圳的生活记录。书中没有宏大的理想与未来，有的只是琐碎的日常与数字。

数字，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线索。母亲的工资，作者的房租，名牌上的编号，深圳的房价……一串串数字压在文中的每个人身上，也令读者感同身受——数字从未如此沉重，压在身上，令人喘不过气来。这种沉重感，是一种源自生活本身的不易：作者母亲在深圳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商场的保洁，月薪不过2500元，然而此时作者每月要缴纳的房租，就已经达到了6000元。

作者母亲来到深圳的原因，是她失去了原先的工作。2017年，她因过度操劳患上了滑膜炎，就此失去了在工地上的工作。没有稳定收入让她深感焦虑——对于大半辈子都在打零工供养子女的母亲而言，

找不到赚钱的门路，就是她最焦虑的时刻。2020年，作者母亲再度失去了工作，在作者“我帮你在深圳找一份工作”的承诺下，作者母亲坐上火车来到深圳，成为“打工人”的一员。

来到深圳后，作者母亲春香一直在催促作者履行帮她找工作的承诺，但春香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作者的承诺带来的，而是不断地与附近每一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保洁员攀谈得到的。

对于作者而言，与母亲在一起的生活是一种彼此负担而又彼此依赖的爱。在深圳出租房的狭小空间里，她俩时常争吵，理直气壮地用自己的生活观念“入侵”着对方的生活空间——尽管双方都知

道，这背后的原因是对方那扭曲的爱。在反复的争吵与妥协之后，作者决定通过文字来缓和紧张的母女关系，这便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本《我的母亲做保洁》。

作者在书中向读者展现的东西，始终是真诚的、纯粹的。随着她的母亲不断带回岗位上的新故事，她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渐渐从缓和母女间的关系，变成了记录下这些在大城市里默默奋斗的人物的命运。

书中提及了很多人物，有着与作者母亲一样的清洁工，有着因为压力独自躲在厕所哭泣的女公务员，有着在镜子前反复补妆的女交易员……他们的收入、地位或许并不相同，然而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每个人

又似乎是那么的相似——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推动着那块名为生活的巨石。母亲就像是一块透镜，作者透过她间接目睹了深圳的芸芸众生；而这块透镜同样透视着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朴实又厚重的人生。

我想，作者选择将她和她母亲的故事、母亲和所见之人的故事公之于众，是在有意地向读者暗示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既是对自己生活的反省，也同样是对他人命运的关怀。

我很感谢作者张小满，把这样的故事和理念带给了每一位读者。我也同样感谢作者的母亲和书中那些有名字或没有名字的保洁员们，感谢他们愿意向完全陌生的他者展露自己同样丰满的世界。